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六

秦楊熊陳傳吳列傳第三十四　　東嵓尹守衡著

秦紘字世纓單縣人也景泰二年進士授南道御史以忤臺長軒輗降北黄驛丞御史練綱薦起爲雄縣令坐禁中官游獵擾民爲所誣禍叵測乃姓走擊於闕鼓訟冤乃得宥調府谷六載轉葭州復調秦州以艱去秦民哭留之奏保還任陞鞏昌太守晋陝西參政復調廣西巳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轉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秦府旗校往往恣睢部民紘至捕治之王不能堪訐紘

凌蔑親王亡藩臣禮逮下詔獄籍其家止得一黃綃數
故示上大嘉歎且賜鈔旌厲改撫河南上已心屬紘燕
而又喜紘能執法汪直巡邊所過都御史戎裝伏謁紘
獨與抗禮踰直驛騷郡縣直還上問各省巡撫孰賢直
獨稱紘上出紘疏示直直叩頭伏罪益稱紘賢不已上
亦釋直不問召紘還户部右侍郎上晚年頗惑方士有
内方降廣西參政弘治改元王三原薦起左副都御史
總督漕運坐論御史姜洪爲臺省論駁罰俸一月三年
轉右都御史出爲兩廣總督僅數月奏劾總兵柳景貪

汀坐議逮治景請壽寧侯為上解竟免景撫他事又論紘上亦逮紘還遂去官甚臺諫交章論救不報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景贓陛下免之矣而恩不及紘是為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肇慶府同知張吉亦抗章極論紘誣上悟乃召起為南京戶部尚書掌部五年致仕去去三年虜犯固原南京守備魏國公徐溥疏紘可當邊閫重寄召還戶部兼左副都御史出撫陝西明年詔設總制府于固原俾紘總陝三邊紘自以意造布甲亦上車以銳制勝

十七年加太子太保是年革總制乃還部遂致仕明年卒年八十贈少保諡襄毅紘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未幾子孫貧乏不能存者

論曰秦襄毅之初爲御史首見黜於鹿邑軒公及起爲冬以至卿孤起輒躓躓復起處群小不啻如鷹鸇之逐鳥雀宜其殆哉閹直牛馬走公卿而獨尊畏紘紘非人臣乎王越諸人胡不遄死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此足以見襄毅矣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獄中重囚數百久桎梏多臭腐死繼宗救令守予內三日一櫛沐吏部尚書王翱聞而賢之薦知嘉興府故事守見上司皆素服繼宗必服其本品綉補或曰不可繼宗曰此乃制服也朝見君上且用之矣舍此將安服耶七邑屬吏來參謁戒之曰近民之職惟守與令其長賢則僚佐皆賢令為四民之父母庶官之視效可不謹哉一不職較僚佐官加罪論令長甚悉太守意明日大頒政教禁游民禁倡優博奕捕之具市不得當

孔氏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令長各得以其名來上旌勵表揚豪民勢宦有犯亡代會御史行郡皆受要津托欲釋一土豪窩盜官給偏鞫指內語繼宗曰是當有失主何人也繼宗曰朝廷即失主曰原告者何人也曰知府即原告御史語塞有孔御史行郡清軍里老多爲揵死繼宗揭示通衢曰郡民其爲孔清軍打死者各以其名來報入告御史曰爲治貴識體將死數民之命求補已絕之伍可乎今必君公遂里清審此有司之事非憲臣體也孔不能折以委太

守行月直入郡衙懼有以訐繼宗者繼宗引入卧內凡上圖書數卷床頭故衣一篋而已御史愧服而去嘉興當江南孔道內臣往來百方求賂繼宗直與菱芡曆日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繼宗曰諾出牒取庫中金錢入饋曰此金錢在也布絹可市而有矣幸予印券附案他日廢撤內臣咋舌不敢受是時璫直內用事聞之私識繼宗矣及繼宗入覲上問直來朝郡縣官孰廉直以繼宗對繼宗九載秩滿超陞浙江按察使郡民遮道扶携不忍舍去爲立生祠祀繼宗

長案威信益著含墨吏望風竄避畫華諸司和市鎮守內臣張慶橫甚日索供萬錢繼宗尺符下杭悉汰之慶兄敏在司禮時譖繼宗上前欲中之上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繼宗乎敏慚因遺書慶令善遇繼宗官家已知其人矣已值內艱解任制終起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民故有田為戚宦占去聞繼宗風裁皆赴愬繼宗曰巡撫以撫恤軍民為職含此將何撫乎盡奪還民會有星變地震之異下詔求言繼宗疏指內臣及文武百官大肆貪殘民心嗟怨致此變異乞查舊例取回鎮守

諸處內臣如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秉王竑者任之布政憲使必賢如王恕軒輗者任之知府必賢如状恭王宇者任之下此斗筲之人不堪任使疏上不報而是時督河治中陳冀嘗劾繼宗拒不見甚恨之於是應詔陳言援繼宗平日諸過當事訐奏繼宗稱心逆物失大臣體調雲南按察司副使時値峒猺生亂繼宗行署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穴諭之衆皆羅拜曰聞大人名久矣今至此是吾猺人再生日也聽撫安受約束而還弘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甫下車即命祇候者汲

清水三百斛將公堂上洗刷三日日滌去貪汚之氣官吏人人股栗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遂卒于官時三司官多其儕僚繼宗至則疏其不職者八人皆去官其方嚴若此人謂繼宗別白太明言論太激然所至民懷如父母吏畏若神明沒將百年始得追謚貞肅

論曰楊繼宗嘗言吾初仕欲學包公終不能及余謂包公之廉明正直洞古之豪傑然尚論者有病其刻繼宗以其剛大之氣直足以懾群邪之膽而庇我蒼生比比然矣視包待制不猶過之乎後君子以爲然否

熊繡字汝明道州人也成化二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楚府巡茶四川往返饋遺雖一扇不受其清操天性也選御史巡按陝西發姦擿伏無所假繡欲按治右布政使于璠賍璠棄官逃繡追之急反為璠誣奏被逮還京事白璠因落職而繡亦謫知清豐縣在縣殫心民瘼單騎巡行鄉社等第其民戶高下為之均徭薄賦民有老死無依者為歛葬之滿三載陞鳳翔守去之日清豐父老遮留痛哭如乳子之失慈母也是年陝西大侵繡至鳳翔三日而雨郡內豐登繡見有繪其像祀于家者則

按陝時戴恩尸祝者也治郡一如其治淸豐陞山東右參政轉右布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將士憚其廉果軍威振肅套虜不敢犯塞內賴錫坐一小罪遂船麻不草綾人莫知其爲誰服闋起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奉命淸汰騰驤四衛勇士千人雖爲諸閹所啣而孝宗定信任之正德改元諸閹遂不肯使容於朝以左都御史令出兩廣總督璜復令人間詗其奧中行事還報曰熊都御史廩給外無一毫過誤可指且奈何召還南院令致仕已摘大同互布𣏌爛爲綳巡撫時事罰米五百石

先巡撫于征賊有功賞以金幣悉輸之六年清兵之過人畏避之竟無有起之者十年卒無子巡撫不金請于朝贈南京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紺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貧於常能儉出處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奉公推賢下士邀時譽不急近功言無爽於厲垣行弗虧於顧影臨一守先業俸祿頒及同宗在官恒蔬食以自安然撫之日雖廩米有羨亦斥還官在家惟山居以自遠饒遺一物雖親戚至厚不容晚已鄉人評其白首持清節

身無過舉之士矣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人請卹廕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於家聖朝表勵清脩不吝恩霈編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諡卹孤惟宸衷軫允幸甚詔給織繼子之子端米月一石諡莊簡

壽字本仁其先新淦人也其伯祖父諭戍遼東喪明不能往止一子應受役壽祖念兒老無所託請以身代人義其行壽父隨戍而生壽壽少貧甚而落落自豪舉金於市坐候夜分得金主還之時人已服其介

從學嘗聞先生學三舉不遇乃徧歷宣大關西諸鎮欲
持戈建功名去二年佚劉歸遂左理舊業應山東舉登
成化八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疏指萬貴妃兄弟及中
官梁方妖僧繼曉干撓國是繫詔獄尋釋孝廟登極遷
大理寺丞有御史摘壽短於吏部而已欲襲取之王三
原曰壽廉正敢言於執法吏爲稱尋調南京光祿少卿
復轉南鴻臚卿十三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
綏先是延綏守臣失事俱得罪倪文毅爲太宰難其人
欲用壽以問楊文襄文襄曰是固儒將當不負公知也

壽至大餘脫羅干入寇先以百騎誘我諸將請赴之壽曰虜衆未可當也自出帳前擁左右數十騎擬胡牀麾指飲食如無事虜望見疑之引去尋授方畧諸將佐邀擊之大斬獲上降勑獎賚加俸一級往是守臣子弟多竄名於戰籍冒首功同事者以諷壽壽曰吾子弟不諳弓馬豈可欺罔以邀爵賞乎十六年陞南京右副都御史正德改元閹瑾竊柄勑令鈐束其黨不得妄言朝政旣讀勑壽正色言於衆曰言路其可閉乎已而南京諸言官科臣戴銑道臣薄彥徽等同上章論瑾皆被逮繫

壽獨上疏救之瑾怒奪職八年楊一清爲吏部薦起巡
撫陝西時陝正屬兵荒後太監廖鏜爲鎮守兵民爲所
椎剝一清曰非得素忠鯁輕去就如壽者不足以制之
時鏜彌肆徵遣絨氈帳幔數百捆料價數十萬壽至則
比完九解餘價數萬鏜欲取輸內權貴壽檄留以備賑其
爪牙悉少散遣衛縣滋擾下令捕之皆逃歸鏜氣沮民
稍安未幾陞遷南京兵部右侍郎軍民號泣擁留壽曰
君命也九上疏乞休乃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壽歷官
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貧無

所於歸僑寓南都上知其清謹令有司月給米二石與隸二名世宗入嗣大統詔進一品階榮祿大夫賜羊酒璽幣存問尋卒無以爲歛又數載始得歸葬新淦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恤下知兵能遏虜請卹其後

論曰壽之在諫垣也指斥貴近無所避忌而不肯彈劾一士大夫嘗語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言可輕耶余惟宋有諫官王素言曰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壽之心其類是乎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也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弘治中兼司經局校書與修大明會典陞左春坊左中允正德改元陞左諭德兼侍講充經筵講官與修孝廟實錄是時閹瑾弄政惡翰林之不附巳也詭以會典中新例爲壞祖宗制書奪諸與修者官降修撰瑾誅復中允歷侍講學士陞吏部右侍郎尋轉左陞禮部尚書時上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徵不敢諫俄有内批番僧請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珪遂劾僧曰孰爲大慶法王至與聖旨並列大不道當誅詔勿問田

亦竟止時上固已心憚珪諸近侍亦都斂戢不敢復有請託如前尚書時也已而優伶臧賢怙上寵請改牙牌珪曰優敢亂祖宗法耶尋又私於部屬吏之陰附已者請鑄教坊司印改為方部屬吏請於珪珪曰第倣舊式鑄與之諸優遂欲騰謗中傷部屬吏珪召教坊官語之曰汝優皆供事久豈無年長曉事者今日敢亂祖宗法汝寵可常保耶諸優皆叩首稱不敢而心內甚啣珪日比諸內臣謀去珪未有以中也會太監陸誾征劉六劉七等賊欲立監鎗名銜搖出後曹內臣統軍下 廷議群

臣依違莫敢爭珪奮言于朝曰今兵老民疲宜以冐功者究濫僨事者漏罰致失將士心賊在郊圻肺腑剝民罔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請公首鼠耶疏上明日竟遣監鎗者傳旨令珪致仕珪去便直與禁閣諸大老多不合無一人有肯言上留之者南北言官交章入不報珪歸杜門謝絕賓客及卒遺命無請恤祭葬靖元年詔録先朝守正諸臣贈太子少保謚文毅珪在銓部時楊一清爲冢宰朝士爭趨附一清一清亦善招援珪數爭其不公一清不能堪乃進珪大宗伯以

遂之及珪爲宗伯李東陽有㦤爲儀制郎中前尚書皆遷郎中厚恣其爲嘗呼其字而不官珪顧常按其廢法笞其吏胥郎中求遷他曹避珪去以是故不容於朝

論曰我朝群小弄政至正德極矣傳珪爲大宗伯正色[illegible]風節稜稜天子敬憚姦邪歛縮可謂以道事君允哉大臣然終朝之禍已隨其後是故君子弔譏而少直智士攖經以行權楊一清不動聲色幾㦤之謀已定笑談樽俎之匕非此一㦤之內臣乎嗟夫硜硜者鉄有自來矣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成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初爲順德令嘗毀宇民時鄉習以陳言謫石城卒于順德廷舉爲治喪左方伯劉大夏行部至不迎謁大夏以是益重其人廷舉不肯謁大夏大夏留館署中不相媿廣有高士李孔修廷舉與爲布衣交總督兩廣潘召見廷舉甚溫廷舉謝曰知縣特本出徼數百里來奔命將有地方事耶潘曰非也順德有陳內監者屬瀟爲修其家廟敢以相託廷舉曰知縣非有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遂辭出市舶太監給銀買

萬廷舉止用市二萬而返其餘金曰萬當雇也御史汪
宗器惡之曰是亂抗上官而已能者思有以中之廷舉
營毀過淫祠二百二十五所改社學修學宫御史遂會
其未在坐 廷舉廷舉因收執訊百姓群擁御史臺泣訴
乃釋之質于大稱廷舉廷舉浙身見臘皮囊是智令十年屠
潮人 [illegible] 年衛嘲前陳侍門成都府同知內艱起補松
江府知府陞廣東兵備僉事兼鹽法是時劉瑾矯旨
令取各省祭金進貢內又有司禮打點錢同僚議以鹽
例金應之廷舉疏言祭金自正賦外皆以留備兩廣軍

興因發鎮守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誣許廷舉逮繫詔獄荷校十二日謫戍雁門瑾誅還職進江西右參政時討桃源賊師興數載罔成功廷舉身往撫諭為賊劫留山寨中十餘日廷舉得賊要領計誘一二徒黨執其酋以出勅平之陞廣東右布政使兼兵備副使奏許佛郎機入貢民頗怨之廷舉曰夷船一可當一郡軍餉十不知夷船後為民害且數年海道汪鋐始驅逐之尋以左轄入副內臺疏六事陰備宸濠豫惡之貽書陸尚書完使去孫燧別用一撫臣湯沐可將宸可王守仁亦可吳

廷舉不可不可重囑之深懼之也嘉靖改元召入兵部右侍郎議禮與永嘉不合立朝五日改南部尋掌南臺晉南工部尚書遂歸逾二年卒廷舉長身而瘠面如削瓜而神采英毅食田僅十餘畝妻子饑寒卒日都御史姚鏌爲襄大事平生篤友誼初遊太學與南城羅玘友善玘病痢僕疲死廷舉爲煮粥侍登廁一晝夜十數反玘瘥同舉進士玘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獻臣生我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論曰吳廷舉官東粵甚久其遺愛婦人女子能道之然

身觸權貴伏囹圄貫三木匪朝伊夕及在江西穿巖草莽深窮賊壘寄之百死之地而不肯避逆濠發難乃其心膂所寄裂首在當日桃源被刼一縣官吁嗟乎此豈小之乎其爲廷舉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七

馬文升許進列傳第三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按晉楚有聲天順七年超陞福建按察使成化元年外艱歸闋原土達滿四反即家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與項忠協討滿四擒之而忠者言其殺戮太過陞轉一階爲左副仍留撫安土達餘民文升檢其戶數給復三年於是皆叩頭俯伏誓不敢爲亂時茶法巳久弛飭行之得馬八千餘匹虜犯臨鞏追獲其平章鐵烈孫上因命

兼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入肅州大破之於湯羊嶺築京觀焉名其嶺曰得勝坡十一年召還爲兵部右侍郎明年虜犯宣府以右侍郎出飭薊遼兵備文升巡閱險要以爲遼陽之西廣寧以東中有大河界之一方遇警應援不便奏於河上列舟爲梁立一軍戍之彼此得以相連防禦虜退上以副都御史陳鉞往代文升還轉左侍郎鉞至多詗將吏小過令輸馬將吏且御法而馬價亦歸文升上禦邊十五事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會建州女直反鉞掩近塞進貢夷屠其十八族以爲功諸

夷志大入塞鉞欲請大兵上令太監懷恩至兵部議尚書余子俊曰虜使入貢而攙居其家何以為中國懷恩曰然則撫之乎文升疾應之曰善上遂遣文升時瑺直方恃寵喜功欲偕行文升謝弗聽急馳赴遼撫安之直言上從後至諸夷業解散直與鉞共搆文升以為夷之變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激之也上逮刑部尚書林聰往勘如直言遂下文升獄謫戍重慶衞以去直偕鉞大發兵破諸屬夷拜賞賜而二人相比未久皆敗露文升乃得復官致仕十九年起左副都御史仍撫遼東夷人聞

文升復至鼓掌喧舞盖文升至是凡三渡遼矣明年進
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未期陞兵部尚
書尋有中旨調南京參贊機務孝宗改元召入爲左都
御史召見文華殿賜金織緋衣文升請釐時政一十五
事上新立方勵精特嘉納是年勑兼提督十二團營明
年轉兵部尚書首請作養將材刊布武經七書兩京武
學及中外武臣北虜時犯大同山西畧上安攘十三議
謂制宜大宜置總制大臣三府既有鎮守太監宜汰各
路分守守備監鎗等內臣庶事權不相掣肘上從其議

文升旣秉兵柄六軍諸校多所嚴覈不能無侵貴幸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警文升門上聞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衞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爲文升有小疾上使中貴人挾醫往視賜上尊珍饌上以文升在任久特加太子少保又之又加太子太保皇太子出閣講學再進少保兼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夫勲柱國而文升上章請擇老成醇謹之士以資啓沃上乃以吳寬爲東宮講讀官有旨傳陞畫王張玘等二十七人錦衣千户文升諍之日此先朝弊孔賴上初窒之今復啓之耶且無一

功而冒武職使邊將解體江南歲祲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如前上皆爲停弗行時哈密苦受兵於土魯番王死王母署國土魯番襲而執之并奪其金印去我納王母之甥罕慎土魯番殺之以死來趣歸我金印而求封文升曰何物小酋欲與我媾且憪然王也格不予立曲先安定王之姪陝巴土魯番又執之而使其號將牙木蘭守焉文升曰虜非用陳湯故事終不屬遣師至乃怖服歸陝巴爲王哈密之復也文升久任居中經略一十餘載弘治十四年進吏部尚書

言近日傳附等官將八百餘貪贓一官則朝廷省一官之俸而民受一官之賜胡虜犯邊納馬入監者七千人川陝荒歉上糧入監者萬人今日之濫進日多他日之害民不淺已又上陳職掌十事皆取近日之弊盡而剗正之十五年上坐便殿召大臣議政事論文升曰明年百官當朝覲卿其豫先採訪務秉至公以行黜陟御史揭報賢否未可盡信卿須用心斟酌時文升已年老上慮其聵也復諭以卿聞未文升頓首曰聞之聖心留意庶官爲天下蒼生此宗社之福敢不盡心上喜命中官

陛下嗣明年考察來朝官汰不職者二千餘人人無異
議及考察京僚給事中吳蕣王蓋自以躁妄嘗斥因先
事詆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觧文升曰吾安
可市名而廢天下法乎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
子太師文升與王三原歷官皆當成弘之世知無不言
恕直而剴文升練而詳二公持守咸卓中貴人李廣敗
時王公久已去公卿無不以衆彈章蝟上獨不能及文
升但任兵部久不能盡得豪貴心在吏部年且八十材
力微示倦天子方嚮信劉大夏戴珊等文升與內閣劉

徙等皆不能不少讓矣正德初文升迯去弘治中傳陞官七百六十三人盡斥罷晉河間靜海莊地還民而中貴人之乘寵者得盡革御馬監王瑞以大婚禮奏討書篆儒士自考校文升持不肯上不聽更下內閣府部議卒從文升言文升因乞歸疏二十一上方允致仕去是時吏部侍郎焦芳與司禮李榮相厚善且善瑾日夜覬文升去而已代其位至是芳果得代而文升歸又三年坐薦許進雍泰爲朋黨除名子璁錦衣百戶調鈞州所人以爲芳構之文升尋卒正德五年瑾誅芳斥璁復

官錦衣文升得贈太傅諡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初文升卒無幾大盜趙鐩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焉捨弗攻攻破泌陽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瘞取其衣冠縛藁為人而屠裂之曰恨不為天下殺此賊

論曰馬公之再出遼東也撫叛之績誠偉矣而饒閹一人遂不免重慶之行林公亦從之下石何哉入掌本兵辟不逞者嚮于且及其門又何其身之不恤而為國家慮也至鄒冢宰雖在耄年而名器之由前冗濫者汰之

不遺餘力幸丁弘治之世云爾迨及嗣君璫氛再熾從
不免虧名於身退之後悲夫

許進字季升靈寶人也成化二年進士初授監察御史時太監汪直用事進疏言路累與直忤直與都御史陳鉞務邊釁爲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直反誣珍宦寺械還京進率諸御史恊救珍而論鉞罪浮於宋之黃潛善賈似道上是其言罰鉞俸卒亦謫戍珍降進俸三月直又至一方士逮湖廣總兵李震以逆鬪家累百口皆繫獄進又爲震白冤上誅方士于市進亦卒爲直陷受杖

午門幾死滿三考陞山東按察副使弘治元年轉廣西
按察使閱數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馬鈞陽在本兵
素知進進疏邊事至輒得請邊務得修飭進又貽書小
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與瓦剌兩種奉進約兩年三
貢虜使多至三千人至關皆下馬脫弓矢入館戢戢聽
命北虜憚進威名雲中上谷河間諸塞上竟無虜患代
藩諸郡王或驕與巡撫通飲公事之務餉進一切持法
行己意諸郡王多惡進遂搆武邑王聰沐不律狀廢爲
庶人警動諸郡王諸郡王自是不敢諍忤巡撫四年以

論鎮守內臣石巖爲巖轉誣降知兗州府七年陞陝西按察使馬鈞陽欲復哈密思得進其事乃薦進爲僉都御史廵撫甘肅時土魯番遣其酋牙蘭據哈密進議方略上言曰不襲斬牙蘭則天威不振而土魯番終不知懼不懷來諸夷則聲援不合而我兵終不敢入今日之計結好北虜撫諭南番收赤斤等衞未一之心作苦峪遺民已餒之氣以夷攻夷佐以漢兵出其不意則牙蘭成擒矣牙蘭既擒賊計沮塞然後綏和諸夷使之結爲姻好分守要害以防報復少遷苦峪居者之半使之共

守哈密以理舊業整飭戎兵聯絡聲勢以為諸夷應援如是則土魯番進不能戰退無所得力屈智窮稱款有日矣詔曰可鈞陽於是以兵屬進進調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牙蘭調知遁去遂復哈密而西域以定是役也鈞陽以進不能獲牙蘭徒取空城無益意失望不欲賞天子念進寨外勞苦功足錄下勅獎勵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進繼張敷華後數年在陝上下孚其政教進因其舊第整齊之　監司巡歷歲有期晉所涖州郡令籍其日所施行者來閱以是守巡悉各

志心民隱閒中有張明鏡許重磨之謚十年召入爲戶部右侍郎　壽寧侯家有賜田在河間凡與民田比者盡奪之究歷瀛野上推受民物進往勘推按出還民一時內戚遂多憾進者是年虜寇宣大詔撫寧伯朱永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出師御馬監從征將士多貴遊子弟爲參隨皆冒功進出居庸關下令部將人伍不且以軍法從事諸貴介不便又競媢嫉進矣已而總兵王璽失律軍敗進聞于朝上乃下詔責進以右都御史史琳往代進還

京進遂致仕歸數年廷臣論薦四十八疏上亦時時獨
許進可大用又曰劉大夏若入吏部進可代大夏者未
及召而上崩康陵即位首召起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
營進爲都御史雍泰代巳不報當是時兵部尚書劉大
夏屢求去俟進至大夏曰吾可去矣謂進曰勉爲國家
負荷報答先帝正德元年大夏致仕去進轉爲兵部尚
書時上不親政進疏乞勤聖學戒逸遊復議時政之宜
與革者八事乞察古人宮府一體之意勿中阻已而增
陞以吏部尚書焦芳入閣遂轉進代芳皆進附巳顧進

不阿亦不激時傳公議輙持正正德二年瑾
卜提學官進不可三年考察瑾欲留用一二貪殘官進
不可瑾見進數牴牾寖不能容語尚書顧佐曰進爲奸
邪欲去進用劉宇進薦爲前都御史雍泰起掌南户部宇
遣人譏進于瑾曰泰平日剛暴朝廷罷不用今進以欺
公抑又揚言公雖與泰同鄉不阿于公乃吏部委曲用
之耳瑾聞言大恨進立斥泰票旨責進欺罔削進籍宇
得代瑾恨猶未解又擬進在大同時籍士出雇役錢失
勾校爲吏乾沒且籍進家會瑾誅得解復官致仕卒嘉

靖五年始得賜謚襄毅以子請贈少保進議事毋有遠
謀廷臣初欲誅瑾時瑾等害自求安置南京去閣議堅
持在必充進曰此屬得踈斥足矣求逞其事恐有甘露
之變時不能從卒貽縉紳數年之禍進八子六登仕籍
詔舉鄉試蚤卒諧歷官南戶部尚書讃歷官少保兼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詩工部郎中詞知府
論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初進位冢宰詰以給事中
避改翰林檢討讃以御史改編修進削籍詰謫判官讃
知縣詰後起爲尚寶丞遷詔正嘉靖改元起爲南通議

時與王湛諸君子講學輔臣薦攻侍讀學士爲經筵講官上緝熙聖學四事一曰測圖書以明道源二曰主聖敬以求道是三曰辯諸儒以祛道惑四曰屏䙝說以防道害後上所著三書一通鑑綱目前編一圖書管見一太極圖論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九年從謁先聖文華殿上諭曰朕奉先聖先師于此庶起敬慕以遜志于學卿等共同朕棄諧進中庸喜怒哀樂章講義十一從宴豳風亭進無逸篇中宗受命章講義進諸子詰義好學其論學謂理氣渾全本無支離宋儒力詆虛無

排二氏及自爲論析理氣爲二不知自墮於佛老之見也王浚川深然之諸素澹於仕進嘗曰吾近見士人失官憤恚若喪吾甚惑之夫官朝廷物也來若被去若解帶豈吾支體若乎嘉靖十三年卒于位諡莊敏讃起自藩臬入爲光祿卿轉刑部侍郎拜尚書時議郊禮分合讃上疏曰郊祀者致嚴辨之道也合祀者通功用之妙也昭格天地不在禮文而在淵德請慎茲大典及轉戶部有創新議輙爲報罷曰利不百不變法毋徒徇名貽害爲時令有司積穀備荒以多寡爲殿最讃、蒩

備餽有倉矣今舍此而別積穀徙增苛歛不可有請內
帑發邊士屯田讃曰兵弱虜强士不得耕徙損國儲非
計毋病歸省已起吏部值守制詔先期來服終即詣部
涖事吏科謝廷蒞請令終制勸忠以爲孝上曰用人急
尚書不可虗位耳勿爲例屢加官至少保災異罷歸尋
又起一品六載考績加太子太傅入內閣太廟成加少
傅尋引疾乞致仕上怒削籍二十七年卒贈少師謚文
簡讃小心守法居冢宰不敢任喜怒進退人上嘗稱讃
端愼故屢罷屢起讃以兩世掌銓大懼盈滿故在位恒

兢兢論有才畧好談兵嘗進九邊圖時稱石畫入爲都御史歷兵部尚書多出巡撫總督三邊要地三十四年加太子太保三十五年召還管部事三十七年以科臣吳時來論劾削籍明年復起總督薊遼上晚年好玄修論進家藏紫清仙人白玉蟾真蹟一本上嘉其忠欵四十年科臣鄭茂劾論在鎮三年一卒未練糧餉倍於往昔罷歸四十五年卒

論曰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初進之討牙蘭也殺執有番種八百人欲盡自保將校請曰斬此八百首功

公且得封侯進曰樹勞乃從柔遠人則在安輯安忍以多誠為功逆天道有敢違令者斬八百人竟得不死君子曰襄毅公之克昌厥後也宜哉又聞進初起家御史道上惟乘馬其配高夫人亦騎而從諸徵祿讚姬在服讚起大宰沿途供張甚令陳文獨草具成禮文簡譏之曰此必雅志古道若卒召用之其父子風度皆可愛也

王彭陳伍翁列傳第三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王瓊字德華晉州人也成化二十年進士初授工部主事累官至右布政武宗朝入爲右副都御史歷進戶部尚書轉兵部尚書當是時錢寧諸小人皆上所寵幸能用事瓊處其閒頗有權術善駕馭之及與相得有言於上必得俞旨瓊才故大而且有遠識至其聰察明敏臣所不及居戶部各邊錢穀士馬數至百千萬億瓊類能默識之事至應機立斷不爽毫髮邊帥有與內侍

支遁謬稱糧草不足橫奏乞瓊屈指計之曰某倉庤糧幾何某場庤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採秋青草幾何用蓋餽也何重索不許邊帥佔服及爲司馬每征討所擬將帥上請得旨來見瓊輙授與方略數千里外如在目前且語之曰閫以外主帥當自制之大事先行後聞可也王守仁巡撫南贛奏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擬可瓊語僚屬曰此小事不足煩守仁但假此敕得在其手以待他變守仁後已奉命入閩濠反遂得專制留吉安與伍文定共討禽濠建大勳是時上好出

遊不親萬幾且未有皇子朝士　發及不敢
及各惴惴私相語　必成瓊曾曰晉子烏爪堅刻
則成僉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對衆大言曰僉濠
若必守仁也卒如瓊言顧守仁不自有功歸功瓊瓊計
畢無遺算且有膽力上初單騎巡邊將士凜凜曰遠則
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瓊曰
上偶出邊嚴兵如有說夫日將擬闕也禍孽作矣乃馳
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謁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
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命大帥一人開闔河間近保京

師遠捷齊魯徽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
兵要害爲鴛鵉扈徼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乘輿出
巡狩逾年京師無虜警邊圉安堵如常皆瓊鎮定功也
上初轉瓊兵部御史高韶論之瓊疏六上乞避位不許
是時都御史彭澤小經略哈密未成功即歸土魯番入
寇殺遊將夫瓊論之朱寧將取上旨殺澤澤嘗罵寧恨
不手刃此奴瓊以語寧寧故深恨之澤夫朝士以是皆
爲澤憤而共惡瓊矣瓊明年遂加太子太保又明年加
少保兼太子太保其冬以兩廣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又二年以應州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人謂瓊結諸倖
倖遂躐公孤至此尋進吏部尚書世宗入國書誅諸倖
倖於是言官亦共劾瓊阿附權奸斥逐忠良詔下內閣
臣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戍邊左瓊益大恨廷和廷
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語多侵廷和釋爲
辭是時大入陝楊一清還朝難其代宰臣桂萼欲起用
瓊言一清曰郎今六部諸公及在外者舊誰可比王瓊
者一清曰論瓊才一時六部九卿誠不能及但其心術
衆不肯信萼曰馭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聖天子在

上用之於久廢之餘當必深思所以報皇上者一清曰雖然子姑存此義在天下可也尋疏于上詔復瓊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陝西軍務瓊至鎮土魯番請還我哈密率十國番夷來入貢語益恭瓊引夷使伏階下風諭朝廷威德慰撫之繇是諸番皆受約束若籠板爾不受命時入犯搗其巢穴焉三四年間西陲無事河西西鄰民慮瓊旦暮還朝去請撫臣唐澤領瓊功伐願得瓊長坐鎮我河西澤以聞上降勅褒美羌夷寇羣焉瑤因欲撫罕开必勦先零仍固原以至洮岷各於要害大

一軍兵撫定六十五族勦平一十六族又自蘭洮盡三
千餘里修築邊墻以禦吉囊俺答大修楊一清之政加
撫馴馬十年甘露降於固原瓊採以獻因言陝西天旱
民饑流徙者衆願以甘露降祥而感上天以旱乾爲災
而恤下民亟請大施賑恤以上應天眷上悅令議賑賜
瓊金幣是歲召還朝轉吏部尚書尋以疾卒于位贈太子
太保謚恭襄彭澤者字濟物蘭州衛人弘治三年進士
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煒如也平居鮮笑容雖
與爲偶語吡吡聲若詈錄部郎出知真定府陞浙江副

使河南按察使皆以威猛聞召入為都御史詔帥延綏

丁亥遇兵分勦河南流賊劉六趙風子等還加太子少

保右都御史已又詔充總督往平蜀盜廖麻子還加太

子太保是時彭澤兩為主帥功名頗著公卿間遂益驕

恣瓊為大司馬主兵柄澤每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瓊

忌之澤亡何遂有經界哈密之行哈密者元之遺裔國

初置衛其地為我外藩太宗時封忠順王予之金印成

化中土魯番據而有之旋還我旋復奪及是貽書甘州

鎮巡官索幣一萬疋復還我哈密否即揷旗甘州門繼

制都御史鄧璋以書閉闗臣楊廷和遂請敕澤爲總督往經畧之澤至大集延寧諸路兵費餉百萬撲戈境上是時占守哈密諸夷大蹶赤斤苦峪諸處澤坐視之不救遽以綵綺三千疋白金器皿遣送土魯番且諭之曰汝還忠順王城印我奏朝廷賜衣服闌織金紗段寶玉珍珠都可得也使者未還報澤奏事平先歸土魯番得幣甚喜然猶少之我使者乃復許之增幣土魯番於是遣人歸我城印至肅州我許之幣不如其數且留其二夷使爲質土魯番怒乃復占守哈密直犯肅州遊擊

蔚寧與戰死之變條澤死罪錢寧欲從中下閣臣故得免削籍去及變論成澤復起爲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隆慶初更贈少保謚襄毅

陳九疇者字禹學曹州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九疇善騎射多韜畧囚反于獄勢莫敢攖九疇荷戈獨先囚悉就擒名重京師恤錄商幾不賂瑾謫令陽山瑾誅還部歷郎中陞肅州兵備副使土魯番挾哈密求索幣九疇曰與之幣哈密亦不吾有不與之幣哈密亦不吾有九疇知有河西而已何有哈密上命總督彭

澤至經畧九疇止澤勿與弊澤不可都御史鄧璋時亦總制𦙍肅亦止之亦不可澤竟行之九疇言璋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効婦人態何顏立天地間耶此行夷禍不旋踵矣月惟厲士卒繕壘堡待之及使者至土魯番不得要領反致番兵入寇直逼肅州城下城中危困甚先是諸降夷及使入居城中者番兵陰與約爲内應共翻城九疇頗得其影響悉收捕搒殺之身披甲冑督士卒嬰城守而使使蹻死刺夷酋大破番落三城乃遁去肅州人以是皆怨

澤以為吏來殺戮我民人澤勾致之王瓊遂得以此媒孽澤而是時入貢回夷有憾九疇捶殺其父規知瓊指上書訟冤瓊乃并逮九疇廷訊當九疇激變喪師罪死科臣論救免為民世宗即位起按察使超拜僉都御史巡撫甘肅三年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以二萬騎寇甘州九疇擊走之追至肅州斬其將火者他只丁而部下且言滿速兒中流矢死九疇上首功以聞上降璽書加賞勞焉九疇請絕其貢滿速兒故未死瓊使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之上怒甚逮下詔獄坐誣罔論死兵部尚書

切世宰言九疇雖輕信所部上功失實然非其人忠必不任也且土魯番所忌惟九疇游詞反間變詐百出非九疇是快夷心自撤于城非計乃戍邊人見九疇然耶晩從上射下無虛矢嘗指走號爲飛將乎肅人建生祠祀之戍後竟不復起晩年縱誕詩酒當宴客不給輒從騎出百里外必有所獲而歸人亦不敢問之

論曰王瓊遊人以配楊一清彭澤豈其比哉澤剛而無禮從好上人而無益於國百萬軍中一籌莫展夷心何服之有二千貔貅猶以爲宰一軍之首領從之尚不欠

一死耶何皆瑣也然而因澤以及九疇寬矣瑣比錢寧江彬誠有之直將兩人之背搤其吭使爲吾用耳以論於楊廷和陸完諸公錢寧藏匿最得役使之瑣有是乎吾聞江彬扈從南還至通州勢至赫也時召九卿出覲鄉人洶洶僉謂彬將盡探九卿之邪以行大事九卿稟稟無敢請行者瑣曰予也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覲與俱耶以往彬等見之歎如魚水瑣按大司馬行事王軍歸統屬焉微覷彬跡衡幾土也大臣制變匆中自有權畧安在其必與群小爭衡乎

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也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常州府推官性剛了敢任事嘗與提學御史抗至爲諸生箠之幾斃衕曳衣行行自若也遷成都府同知仍以常州時承勘徐國奏爭民田事瑾逮下詔獄罷爲民瑾誅徵補嘉興撫臣胡琰檄守開化常山諸縣文定身入華埠諸山寨梟其首惡汪宜等一十二人琰上其功詔下賞賚擢河南守尋改吉安南贛撫臣王守仁檄討大茅山洞賊平之遽反爲文以弔孫許二公讀之髮指淚墮王守仁過吉安文定邀留入城請曰賊爲合勢必敗一

時猝起百姓承平久無敢與爲難公威望素重宜即吉安起義集諸路兵擣其穴必潰身敢任麾下之役守仁曰善非太守吾亡與共事者遂留吉安飛檄諸郡縣起兵文定日督鄉民繕戈甲修戰艫晝夜不休誓之衆曰濠今所苦毒非爾父兄即爾子弟今宜早殲爾讎紓爾宿憤衆唯唯爭用命守仁駐節吉安文定日與籌畫共矢天日務殄此逆賊而後朝夕食破南昌出鄱陽身對賊大戰立銃炮間火燎其鬚須盡殊死進不少懾遂禽濠詔進江西按察使大閹張忠從上親征恥獻功已無

與憲恨甚卒比軍至南昌窮搜逆黨文定每與忤當見忤遂移病免官去嘉靖初論功官一子錦衣千戶起文定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尋乞休嘉靖七年上命守仁巡撫兩廣守仁辭薦文定言臣與文定昔討寧藩備知其能起而用之其于經略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任詔起爲兵部侍郎右都御史時丁雲南土酋安銓方搆亂勅文定提督雲貴楚蜀四省兵討之文定至銓死難平遂乞休卒謚忠襄

論曰人言會討寧王之役文定功第一夫守仁同制帥

哉其慫慂揮霍提其領而夾輔之亦不少矣余觀文定雖以詩書起家當官不忘甲冑所至輙討賊嘗自謂以身許國計其爲人勃勃多奇氣忠憤所激促忘其軀以赴之蓋其天性然哉

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也嘉靖五年進士初授戶部主事奉命賑饑畿輔萬達屏去騶從禁民供應日百姓方待哺於我我能享受如此乎巡行勞來所至民懐上嘉奬賜以金帛羊酒出爲梧州守郡當兩粵要衝萬達居四年威惠大著督府每以坐鎮與朝夕咨議咸服其材

各焉天子方議欲征安南逆賊莫登庸乃陞萬達爲廣西按察司征南副使萬達上書督府曰兵家之勝貴知彼已竊計莫賊備我之策大約有三早懇陳乞幸免加兵上策也不得已而乘虛先突擾我邊塲大兵至日勢如不敵堅壁清野退守海東中策也又不得已航海而逃伺隙竊發下策也我今所以處莫賊者其策亦有三以天朝威德之盛布之文告之辭震如游雷掃如攙槍使千里之國折於咫書萬人之命全於一檄登庸皦然獻戚頓首待命以全我聖天子大造之仁而二三執事

可以垂橐端委揖讓而告成功焉此上策也若彼以奸

宄之心逆我大信猶豫之狀撓我寛仁必將提兵百萬

大震天威譬之太山臨於累卵洪濤沃於一爝而僃之

以不敢不從則猶幸兵不血刃以戢烈焰於崐崗此中

策也倘彼以義制爲要刼以至誠爲可紿迷復怙終奸

我王命則徒繁辯駁之書反傷尊大之體於是乎三略

訓兵五申誓衆霊旗直指雲騎長驅取鯨鯢以爲大戮

縱僵屍蔽野腥血漉途芟夷殲絶所不惜也執事者將

馳露布以告捷繫俘酋而献廟皇靈殫赫震於九埏威

則威矣而聖天子好生惡殺非其所先此下策也今公
總衆長兼群策飾之以權終之以謀集兵糧倡勇伊傑
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而可得其中必不得已
就其下亦將舉之裕如不至於從事失時也若徒嚼牒
以馳辯騁騖以騰說爽人情狡譎豈謂無知惟臺下共圖
之為達遂行部至太平瞯賊勢而是時龍州土目趙楷
何武州吉愿思群州李寰三酋皆慕主自立共通於莫
發府萬達爰之言督府曰若使我軍深入而此輩皆先
得為莫賊耳目此危道也宜先羈此督府曰公嘗以便

宜行事萬達巳開恩明土舍黃朝昔嘗助應楷及褒朝背與有連朝亦常與發膚通遂召朝來見讓之曰而罪當死而知之乎摘數之朝叩頭流血乞免死萬達曰汝能從我言可自贖朝曰敢不從命萬達曰今督府所欲急者此三人汝能爲我俘之乎朝叩頭願以死報萬達遣之去朝遂先械楷應詣萬達請罪他日使人傳語楷曰翁監軍語我曰今天子將有事南夷凡我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立致也聞汝多智勇南征可當一面楷帥之親兵千人來見萬達萬達喜甚留語旬日一日人

見伏壯士縶之曰汝罪無赦汝死官必及子可諭汝黨
勿亂也楷曰楷死而官府食言奈何萬達曰有如日楷
青諭其黨曰亂無益也可善輔我子以存趙遂杖殺楷
而立其子匡萬達遣一指揮徵兵憑祥部勒若行邊然
襲寨執之榜諭其黨曰罪止一李寨也三兇授首乃下
禁令曰敢有出境與貨賊過者磔之籍其家能禽莫賊
一人者予百金賊諜無敢近邊關巳而我軍諜者來言
莫登庸近將精兵五六萬人往來山海間有以天朝加
兵言者必縶之有以不加兵言者亦縶之曰第觀他日

言可撫者生不可撫者死萬達以聞于督府曰莫賊固亦有心計者大較我不震之以兵則彼或無畏欲震之以兵則大衆未集兵家之法不用而示之用用而示之不用漢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威近可以讋遠曰者斷藤峽諸蠻每出殺掠爲潯害御史巳得朝旨命討之今請用兵於峽蠻先聲以奪交人之氣亦一奇也督府題之檄萬達兵五萬使征之萬達分爲左右兩軍從南北峽入勦矢石冒嵐瘴搗其巢斬首一千二百級進至羅逆山餘黨率其妻孥叩首歸命乃遣之始班師督

府上其功詔陞一級賚之金幣登庸聞之大恐謂左右曰天朝方以兵加我而悉平內寇以為之先豈其嘗我也哉萬達尋陞浙江右參政督府疏言萬達通達國體曉暢戎務宜終始安南以贊成安攘之功詔改廣西參政萬達行邊過鬼門虎出傷其一卒死萬達為文告山神曰天地生物而聖人治之故龍蛇於淵驅虎豹於山所以各得其所使並育而無相害吾奉天伐罪爾神不能驅逐猛毒以傷吾軍吾將叩閽天帝有所辟罰於神矣敢告曰王者其令噬人者死無或故縱以為神羞乃焚

力士探其穴射殺其七其六一獨雄猛生得之軍中譁曰
非虎也登庸畏威輸欵是其兆乎已而登庸素衣面縛
叩鎮南關來降上其安南國王印歸欽州四峝地復奉
名牋跽轅門請曰蠻夷今日始入中國得覩漢官威儀
願乞一言宣示遠人使知聖天子盛德諸讓萬達萬達
執筆大書曰聖天子以好生為德待爾不死此復載之
大恩也爾宜永存一心世為不侵不叛之臣爾亦尚荷
聖天子萬世無疆之休登庸且喜且謝稽首稱萬歲是
役也萬達寔始終之督府奏勳以萬達為最尋陞四川按

察使歷陝西左右布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其冬
晉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薊遼上疏謝恩曰臣惟司馬
作武官秩驟遷制閫專征使權爾重省循覚日榮悸無
懷伏念臣本南人徒讀父書未閑將略不意北門重寄
誤以畀臣廷臣共遜其難僉謂豈勝其任但天驕未戢
主上敵愾臣身馬革敢避自愛茲當擐甲從事仰酬國
恩顧方今邊事僨失之故借箸難詳而將來設施措注
之方掣肘是慮殺事當以鑑易轍乃行欲持永安宜畧近
效依賴少寬銜策俾盡驅馳儻有建明特賜財擇萬進

自出重關周覽絶塞數訪遺者於是稍知邊界首請修築邊墻長一百三十八里有奇墩塹如之東連西陽河西接靖虜堡緣墻而為堡七墩臺一百五十有奇分兵置戍聲援聯絡仍居庸以備三鎮禾黍蔽野室家無恐畫圖以獻上曰總督官備極忠勞朕心嘉悦翁萬達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子賚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虜入犯薊達徼書四發疾馳四五百里自督各軍邀擊別製火砲有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鐵棒雷飛数種一砲當虜数十騎虜大驚以為前所未有也聞砲

聲輒大呼曰翁太師來矣不得一人一畜而遁萬達嘗自愧曰以一總督躬親戎服介馬營中誠非體貌之為婦不免為士人所譏然使逆圍遺黎犬羊得食其肉則亦安用總督為也獨喜大同帥周尚文可共事因檄令尚文帥其部騎為先鋒尚文嘗與虜戰曹家莊虜騎十萬尚文僅以萬騎為所困萬達又僅以四千騎往援相去四十五里會西南風大作萬達命輕車數百輛曳柴以進塵霧蔽天咫尺不能辨虜大驚相呼翁太師已至解圍走萬達與尚文追奔出境乃還是時關南北皆

東北風且甚烈獨萬達師行五六十里內起西南風萬
達曰豁諸孔明公瑾東風助順以破曹瞞不謂天亦佑
予也獻首虜四十九級上下璽書褒勵賚予有加歷左
都御史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總督其年五月
召入爲兵部尚書十月遂奔父喪歸里其明年七月虜
入大同塞殺總兵張達上逮總督郭宗皐謫戍去乃思
萬達詔奪情起之以萬達未附至命兵部侍郎蘇佑往
撫以待萬達方懇終制未得命旦夕守喪次八月虜薄
都城上下兵部尚書丁汝夔獄復起萬達兵部尚書趣

之萬達聞命慟哭曰主憂至是豈臣子愛身之日乎聞
日哭几筵畢馳赴道而是時已兩閱月上心猶遲之矣
屢問翁萬達到未耶輔臣嵩曰房思在府廢諸臣頑觀
望恐非君命不俟駕之義上深然之曰古語忠則盡命
又豈俟駕耶即萬達不來不必待也以侍郎王邦瑞代
之萬達至謝罪奉秋敗日降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
守易州明年以大祭行陳乞終制上怒斥爲民萬達歸乃
墊殁廬于墓側其明年上罷兵部尚書趙錦後萬達爲
兵部尚書尋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論曰安南之役片畫疇非萬達功哉兵聯四省僅及門庭討當其時郡縣之何有廟堂之上議復河套紛紛何難烏上夷也比膺總督三邊肝膽皆爲出血深懼絕肱四五年間先時者三人同時者二人能夫幸也謫戍次也繫獄几死哀矣萬達敢漸免耶斬焉衰絰之中天子益勝頗牧之思身遯朝廷魂依先壠及蒙天譴稍遂首丘旋荷賜環九原不可作矣爲人子有未竭之孝思爲人臣有不盡之忠惻亦足悲也萬達爲總督時有王爭直者磁州人初爲諸生徽㦖矣慨然有求試請纓之志

自薦於朝得叩萬達轅門來見萬達與談邊事大相契
毋共解衣分坐遇以國士邦直願以肝膽相歸爲人力
舉千鈞且熟武經三略而性又至孝萬達畀以一難一
忝角向垂涕念毋爲勸後從參將張鳳出討虜爲贊議
鳳與虜戰死鵝鴿豬邦直身帥壯士大呼曰以死吾儕
豈得獨生邦直不死恥覘總督軍門顧而汝衆宜指一
死報國壯士共奮前斬虜四五百人盡死無一退者邦
直手一大刀三十斤殺虜數十人腰一鐵簡子五斤垂
死運擊又殺十餘虜萬達曰邦直恂恂一書生耳觸鋒

突又畢力死綏雖古烈士寧多數乎請予卹贈都指揮

僉事蔭一子磁州所正千戶